

地理环境与英汉语言思维顺序差异考量

张 辉

(亳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外语系,安徽 蒙城 233500)

摘要:不同的地理环境,造就不同的个体思维过程。个体思维过程通过语言体现出来,慢慢形成民族的集体无意识。这种集体无意识具有传承性,又反过来决定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思维过程,最后演变成民族思维过程,因此生活环境不同的民族就会有不同的思维过程。英国的地理气候条件远不如中国,他们对自然的关注要多于中国,这样认识客观世界的过程就有别于中国,也就形成了不同的思维过程,表现在语言形式上,英语是形合语言,汉语是意合语言。

关键词:思维过程;语言思维顺序;语言形式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8580(2011)01-0100-05

John Roach 在 “Chinese,Americans Truly See Differently,Study Says”一文中提到,密歇根大学的心理学家理查德·尼斯伯特,通过实验发现西方人倾向于注重分析,更加注意某一场景的关键或焦点所在——例如他们会更加留意《蒙娜丽莎》画中的女人,而非她后面的岩石和天空。与此相反,东亚人则倾向于看整个画像,在对他们所看到的事物做出结论或判断时,依赖于背景信息^[1]。这种观察事物的顺序,反映了不同的思维过程。不同的思维过程体现在语言形式上,则是语言思维顺序的差异。

一、英汉思维顺序差异探索

关于英汉思维差异的原因,哲学家及语言学家们对此论述颇多,本文主要探讨地理环境对语言思维顺序的影响。

(一) 地理环境与民族思维形成

事实上人类的思维方式在历史上有一个共同的起源,那就是原始思维。法国学者列维·布留尔指出原始民族的语言永远是精确地按照事物和行动呈现在眼睛里和耳朵里的那种形式来表现关于它们的观念^[2]。一个民族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也在不断构筑其内在的心理模式,形成有别于其他民族的心理特征。这种心理模式和心理特征,对其他民族来讲,可能是陌生的、迥异的、相斥的,从而引起理解困难,交际障碍。荣格指出,

人的心理不仅同自己的往昔联接在一起,更重要的是与种族的往昔相联接,甚至在那以前,还与有机界进化的漫长过程联接在一起^[3]。他相信所有的人不仅都有着个人无意识而且同时也都具有一种集体无意识。集体无意识是指人类自原始社会以来世世代代的普遍性的心理经验的长期积累。每一种语言铸就了一种独特的文化传统,铸就了独特的一种认知方式和思维习惯。一种语言训练出一套思维方式。语言给一个民族思维习惯定位,给一个民族思维习惯安家^[4]。语言与思维的先后关系,应该是先有个体思维,后有交际需要,催生了语言,在语言发展完善的过程中,集体的无意识也慢慢形成,最后语言又反过来制约个体的思维过程。

在古代中国,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优越的地理条件和气候条件,使得中国古人能够从事大规模的农业合作。对于绝大多数从业者来说,经济生存要求他们既要关注负责的人,又要关注一同耕作的人。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古代希腊社会——西方社会的原型——主要特征是个体行为,如狩猎、捕鱼和小规模农业耕作。不同的实践活动,导致不同的思维过程。关注整体的人慢慢形成看事物从认识主体到客体,从大到小,从整体到个体的思维过程。关注个体的人则形成从认识客体到主体,从小到大,从个体到整体的思维过程。思维过程最终通过语言体现出来,以口语和书面语的形式,同时

收稿日期:2010-05-20

基金项目:亳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课题(BSKY0810)

作者简介:张辉(1972-),男,安徽蒙城人,讲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语言学。

会慢慢形成民族的集体无意识，构成民族文化的一部分，这种集体无意识作为文化的一部分具有传承性，决定着一代又一代人的思维方式。

由于英国地理气候条件远不如中国的地理气候条件适于农业耕作，英国人更多地是通过捕鱼为生，海上恶劣的天气让他们感觉自然是难以战胜的，美国作家梅尔维尔的小说《白鲸》中，白鲸与大海都象征着自然，人与自然的较量中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在海明威的《老人与海》里，塑造了一个百折不挠的硬汉形象——桑提亚哥，但同时也说明了自然的不可战胜。这种意识体现在思维过程上，自然是第一位的，人是第二位的。体现在语言形式上，认识的客体在前（相对于“我”以外的任何事物都是客体），主体在后，因此英语中的非人称主语用的要比汉语多些。中国处在封闭式的大陆型自然地理环境，较少受到来自大自然的压力。人们做事讲究天时、地利、人和。这种宽松融洽的氛围塑造了中国古代哲学“天人合一”观，没有人与自然的明显对立，习惯于从总体方面认识事物，把世界看本质上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体，并用这种观点去解释一切事物和现象^[5]。

古人认为“人定胜天”、“万物皆备与我”。老子开宗明义地提出“人是万物之主体”，庄子在《齐物论》中也提出“万物与我为一”。因此，对于中国人来说首先想到的是人，其次是自然，经常是“天人合一”，表现在语言形式上主语通常是人，或主语省略。汉语句型之主语几乎千篇一律以人称作主语^[6]。而英语中，认识主体与客体分得比较清楚，而且往往是客体在前，主体在后，这就给句子的衔接与连贯带来麻烦，不同的客体要建立联系，句型之间必须通过关联词来实现衔接与连贯。而汉语中，由于人的无处不在，不同的客体之间由于人的参与而建立了联系，这就是汉语句子没有过多的关联词，更多的是“流水句”，却同样能够实现语篇的衔接与连贯的原因。

（二）民族思维过程与语言思维顺序

萨丕尔有一个极端的表述，人很大程度上受他们所操语言的摆布（Human beings……but are very much at the mercy of the particular language）。在很大程度上，思想是由语言决定的^[7]。林语堂在《My Country and My People》一书中提到，汉语讲得很好的欧洲人会养成与中国人相同的思维习惯，从而被自己的同胞视为“怪物”。英语讲得很好的中国人则已养成了西方人的思维习惯，被“异族化”了^[8]。钱冠连认为这些人在习得语言

的同时习得对方国的思维习惯的^[9]。“有些生在美国的中国人，在另一环境中长大，绝无一般中国人的特质。他们可以用粗鲁的重鼻音和直率有力、不事雕琢的演讲搅乱一个教职员会议，他们缺乏炎黄子孙那种压倒一切、独一无二的老成温厚。”值得注意的是“生在美国”这个前提。这些中国人，一生下来就在习得语言的同时，形成了思维习惯，也习得了美国文化^[10]。语言不仅创造了文化，而且制约着人之为人的感觉。因此语言符号从根本上制约着人们对客体世界的概念和印象。于是，陈保亚提出了“语言浇铸思维模式”。思维分为思维能力和思维模式两个方面。不同的民族语言不能决定思维能力的高下，却能导致思维模式的巨大差异。语言决定思维只是就语言思维的思维模式而言的^[11]。

在中国传统哲学及文化长期影响、涵化下，汉民族从总体而言表现出一种重整体、重悟性、重主体意识的思维模式及认知心理。这一思维模式反映在语言中就是汉语在遣词造句、谋篇布局上逐渐形成了一种注重内在关系、注重隐含关系、导致汉语模糊关系的语言特点。汉民族善于由具体到抽象的联想综合。语言学家索绪尔认为，语言是由水平和垂直两个向度所构成的。水平向度是指话语中出现的词语前后相接形成的句段聚合关系，垂直向度是指话语同该语言系统中其他未出现在话语中的词语之间的平行联想关系。水平向度的逻辑性、承续性、指称性强，而垂直向度则隐喻性、联想性、空间性强。他在《普通语言学教程》总认为汉语是一种较典型“不可论证语言”。索绪尔所说的“不可论证”是指汉语具有垂直向度的优势，不具有或很少具有水平向度的优势。汉语（尤其是古代汉语）词汇意义积淀非常丰厚，句法上缺乏相应的“规矩”，逻辑关系不够明确^[10]。在文字表达中强调整体的表达，主张藏而不露，欣赏那些似是而非、只可意会的意境^[6]。中国人对宇宙、生命的整体性思维方式，集中而典型地体现于意境的实践和理论中^[11]。汉语是语义型语言，在几千年的重意、重神、重风骨、重凌虚的哲学和美学影响下，形成了一种注重内在关系、隐含关系、模糊关系的语法结构素质^[12]。

格林伯格（J.Greenberg）说如果把两个说不同语言的人送到月球上，他们返回地面所作的报告的内容绝不会因语言的不同而有所不同^[13]。不同民族的地理环境并不是完全不同的，也存在部分相同的环境，因此部分思维过程也是一致的。尽管思维过程存在差异，由于不同的民族面对的客观事物基本上是相同的，所以思

考的结果基本上是一致的，这就使得不同的语言能够进行语码转换。不同的民族思维过程的差异必然会表现出语言思维顺序的差异，思维顺序的差异就成了二语学习的难点和重点。

二、语言形式

语言的许多形式问题实则都是基于其内在的机制(*intrinsic mechanism*)而发之于外在的表现现象^[14]。一般用意合(*parataxis*)和形合(*hypotaxis*)来概括汉、英语的差异^[15]。所谓意合，指的是语言中词与词、句子和句子的组合主要是凭着语义上的关系和联想达成的，词与句子的结合往往在外部形态上没有明显的标志，交际双方能够在一定语境下(*linguistic context*)依据自己的语感，对语句作出正确的语义解码。形合指的是词与句子的组合主要是通过显性的形态标志体现出来的，当形态标志不充分的时候，还可以用其他语法手段来显示词组、句子、句群中各成分之间的相互关系。事实上，任何一种语言都是形合和意合兼而有之的，所不同的只是它们表现趋势上的差异。本部分重点从语言形式来论述思维过程差异导致的语言思维顺序差异。

(一)客体与主体的顺序

比较现代汉语文章和现代英语文章，就会发现英语动词使用的频率远比汉语动词低。英语中的及物动词一定要有宾语，汉语中虽然不那么严格，但英语中一定不能省^[16]。英语民族的祖先生活在气候相对恶劣的海洋环境中，西方人早早地选择了一种“天人相分”的认知态度，认为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不是有机和谐地融合在一起，而是分离与对立的。体现在语言形式上，就是英语中的及物动词一定要有宾语，表明主体对客体的认识、改造。同时由于当时认识能力及手段的局限，部分客观世界对人们来说是不可知的，因此英语中及物动词与不及物动词的区别比较明显。中国哲学中“天人合一”的思想以及人的无处不在，主体与客体是统一的，表现在语言形式上，汉语的动词几乎都可以用作及物动词，而且宾语可以省略。

1.被动与主动

付鸿军在“英汉被动句及其民族性”一文中把劳伦斯的Lady Chatterley's Lover和钱钟书的《围城》两书的前70页作比较。发现《情人》和《围城》的主动形式之比是50句和170句（而被动句之比则是160句和10句）。汉语的被动句绝大多数局限在表示不好的、不幸、不如意的意思上。如用“被”、“让”、“受”、“给”、“遭”、

“挨”、“叫”、“教”的句子^[16]。可见，英语中客体是第一位的，主体次之。

(1)It was proposed to build a hotel in the following spring.本句中的客体是“建一个宾馆的提议”，而主体是“大家”给省略了，此处需要指出的是“思想”相对于人来说也是客体，它是主体认识的结果。

(2)She was conducted out of the gardens, and passed along the pavement till she disappeared from view.本句中“she”是客体，而认识主体则省略了。而汉语中，主体是第一位的，客体次之，只有主体面对客体遭遇失败时，才使用被动句。如：旅馆被大火烧了，发电厂遭到敌人的破坏。英语中被动句一方面是为了行文需要，更多的是为了凸显客体。

2.非人称主语句(Impersonal Subject Sentence)

由于英语强调主客体的对立，人可以认识改造世界，反过来客观世界也会影响人，因此人称可以作主语，非人称的一切事物都可以作主语，无论具体的、抽象的、意念的、心理的，都可用来作主语，而且通常是认识客体在前。

(1)A splash of bright orange caught my eye.我看到一片鲜艳的橘色。

(2)Not a sound reached our ears.我们没听到任何声音。

(3)Later the realization struck me.后来我意识到了。

外界事物包括思想是客观存在的，你发现了这个事物，或想到了这个主意，别人也会发现或想到，因为那是对客观世界的反映，客观事物的存在或消失并不取决于哪个人，这样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英语会多用非人称主语。

下面这些句子也表明了英语强调客体的特点：

(1)Every here and there, a doorway gives a glimpse of a sunlit courtyard, perhaps before a mosque or a caravanserai(a big inn)where camels lie disdainfully chewing their hay.到处都可以从门洞瞥见阳光普照的院子，可能是清真寺或客店前面的院子。

(2)The chateau overlooks fields of corn and olive trees.站在城堡上，可以俯视玉米地和橄榄树林。

(3)The first question went to him.有人向他提了第一个问题。

(4)Her question received no answer.没有人回答她的问题。

以上 4 句英语,主语都是客观事物,而对应的汉语如果不加上人称主语则不符合汉语表达习惯。在汉语中,“人是万物之主体”,天经地义,不可动摇。因此无论作文,无论言语,均不能违反此金科玉律,皆得以人(或人称)作主语。国人对人称主语句的使用和接受发展到“心有灵犀一点通”的地步,“人称主语”的有无,已无关紧要^[16]。

(二)动词名物化

英语文章中大量抽象名词的使用和民族文化习惯和思维习惯也有一定关系。名词的使用不仅仅是减少了动词,而更重要的是使英语句子简洁紧凑,同时也避免了因使用动词而不得不把人牵扯进来^[16]。动词名物化的使用也是为了突出认识的客体,淡化认识主体的角色。

The denial of these principles and the placement of man at the core of the universe results in a paralyzing mass selfishness, and the sights of it are already frightening evident.(如果我们否认这些基本原理,把个人置于宇宙的中心,其结果是大家就会变得自私自利,这使一切都处于瘫痪,这方面表现出来的迹象已经十分明显。)通过比较可以发现,英语句中的“主语”与汉语句中的“谓语”相对应,而汉语句中的主语“我们”则在英语中省略了。

(三)现在分词与过去分词

英语中用过去分词来强调主客体的关系。如:

(1) Drivers of General Motors 1978 Cadillac Seville will also be able to punch a button and find out the miles yet to go to a preset destination and the estimated arrival time.句中的“destination”与“arrival time”都是分别通过前面的过去分词被强调是认识的客体。

(2) Nokia released high-end phones aimed at both the consumer and business user and is showing strength in emerging and mature markets alike.(诺基亚推出了面向普通消费者和商务用户两种人群的高端手机,在新兴的和成熟的市场上都展现出强劲的实力。)在这一句中,汉语中的主谓结构“诺基亚推出”则变成了英语中的定语“Nokia released”,用过去分词“released”表示出“phones”是客体。

(3) The life-prolonging level of activity cited in the report is the equivalent of five hours of brisk walking.(报告中指出的延长寿命的运动强度相当于走五小时的路。)本句中用现在分词“prolonging”标明客体是“life”

主体是“level of activity”。

通过以上几部分,我们可以看到英语中“天人相分”的思想,在语言上得到了充分体现。

(四)时空顺序

中国学生最不习惯的是英语中时空顺序从小到大,而且把时间地点放在最后。英语把主谓先摆出,然后把各种标志一条条补述,一步步交待,形成头短尾长的线性链。

(1) I saw Mr. Smith at the gate of the college at 2 o'clock yesterday afternoon, whom I have not seen three years. 昨天下午两点钟,在学院大门口,我看见了三年未曾谋面的史密斯先生。

(2) A nine o'clock evening train to the city giving him a little more time for investigation, he decided to avail himself of it. 由于回城的火车的是晚上 9 点,他决定利用发车前这段时间进行调查。

(3) The night of 18 June 1815 was one to remember. 1815 年 6 月 18 日晚是个值得记住的日子。

以上三句都说明了英汉时间顺序差异。

汉语中“万物皆备于我”的思想体现在语言中,就是判断周围物体的方位,首先想到的是以自我为中心,顺序是“东、西、南、北;左、右;上、下;前、后”。方位交叉时“东南、西北、西南、东北;左前方、右后方”。而英语中正相反,首先想到的是具体方位。如:

- (1) Inner left thigh(左大腿内侧)
- (2) Upper right-hand corner(右上角)
- (3) Southeast(东南)
- (4) North London house(伦敦北部的一座房子)

三、结语

梁实秋在 A Little Chat about English Grammar 中提到:It requires a thorough study to find out where the two languages differ grammatically so as to facilitate the teaching and learning of English.(张培基译: 中文语法和英文语法究竟有多少不同处,需要彻底研究,以这研究的结果来做英语教学的准则,是最合理的英文学习方法。)^[17]英汉思维顺序差异其实也是语法的一部分,目前国内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大多停留在理论研究层次上,而真正与教学实践结合在一起的并不多。

参考文献:

- [1] John Roach. Chinese, Americans Truly See Differently, Study Says[J]. 英语世界, 2009, (9): 10.

- [2] 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M].丁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5.
- [3] 霍尔.荣格心理学入门[M].冯川,译,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1987.
- [4] 钱冠连.语言:人类最后的家园[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 [5] 汪德华.英汉思维方式对其语言、文字的影响[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3,(3):70.
- [6] 毛荣贵.翻译美学[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5.
- [7] Sapir,E.The Status of Linguistics as a Science,Language[G]// Readings in Linguistics:Seventy-five Years since Saussure.北京:测绘出版社,1988.
- [8] 林语堂.My Country and My People[M].New York:John Day Company,1935.
- [9] 陈保亚.语言文化论[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3.
- [10]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高明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 [11] 张忠勇.整体性思维方式与中国古代文学审美特质[J].甘肃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3):25.
- [12] 潘文国.汉英语对比纲要[M].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7.
- [13] 伍铁平.“语言决定人的思想吗?”——语言与思维关系新探[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0.
- [14] 刘宓庆.当代翻译理论[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9.
- [15] 申小龙.汉语人文精神论[M].大连:辽宁教育出版社,1990.
- [16] 蔡基刚.英汉写作对比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 [17] 梁实秋.略谈英文文法[J].英语世界,2008,(6):106.

责任编辑:梁 雁

Research on the Effect of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o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Chinese and English Language Thinking Orders

ZHANG Hui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Bozhou Teachers' College, Bozhou 233500, China)

Abstract: Different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accounts for different individual thinking processes embodied in language that evolve into nationally collective unconsciousness which conversely decides the thinking processes of one generation after generation with its inheritance of traits, finally evolving into national thinking processes. So different nations with different environment have different thinking processes. English people pay more attention to nature than Chinese people, because their geographic and climatic conditions are far worse than China's. Thus the process of their understanding of the objective world is different from Chinese people, which causes different thinking process. Shown in language form, English is paratactic language, Chinese is hypotactic.

Key words: thinking processes; language thought orders; language form